



我家住在运河边

张家绳铺的长长记忆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“穷东头，富西头，吊儿郎当城里头……”早些年的街边顺口溜，无意中把老沧州城分出了穷富区，划分的依据便是运河。

那时的运河，南来北往，千帆过尽，商贾云集，孕育出沧州最繁华热闹的地区。许多行当、手艺因运河而生，也因运河而兴，张家绳铺便是其中之一。

63岁的张国元依稀记得当年家中做绳、卖绳的盛况——只要是从船上下来的商人，都会不约而同来到运河岸边建华街附近的张家绳铺。即使当下不用，也要买上几根麻绳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如今已见怪不怪的麻绳，却是那个漕运兴盛的时代里，最鲜明的印记。

“我们家的绳铺，在沧州应该是独一份。”张国元说着，记忆也被拉回到了上个世纪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张国元的父亲张

历学从天津进货，并学来了搓麻绳的手艺，雇佣工人在建华街东侧一带开办起了张家绳铺。紧挨在旁边的就是张家的宅院。

张国元记得，铺子是一栋中西结合的建筑，门口有两根圆柱子。打开门，柜台上、房顶上、墙上挂着各式各样长短不一、粗细不同的绳子，有拉纤用的，也有捆绑货物用的。

“进来的有麻，也有成品的绳，麻由工人们手工搓制，就成了一捆捆的绳子。在过去，这样一根绳子很值钱。”他说。

建华街边长大的孩子，运河是抹不去的童年记忆。

“我对世界的认识，除了当时的课本，就是运河来来往来的帆影了。南边的船来了，货物装卸，吆喝声、叫卖声、船工号子声不绝于耳，好不热闹。”他说，岸边长大的孩子不用教，就都会游泳。从东岸游到西岸的菜园子，摘下新鲜的果蔬吃上几口，

再游回来。

令张国元印象最深的，不是大船，而是“小火轮”。几声鸣笛，小伙伴们就凑到了河边，坐在岸上，把脚伸到河里，任凭翻滚的浪花拍打。嬉笑着、打闹着，这也成了他最美好的回忆。

那时，仿佛运河就是人们的生活，靠她吃水、浇灌，以她为伴、为乐。

伴随张国元成长的，还有运河边的武者记忆。

“运河边这条街上，有很多武术爱好者，其中不乏一些名家。日暮黄昏，总能看到他们习武的身影。”耳濡目染，街上的孩子就开始拜师学艺，像模像样地操练起来。他练太极也练了许多年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运河水逐渐干涸。没有了船，张家绳铺也日渐衰落。后来，绳铺被拆，这门老行当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


运河两岸酒飘香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每念及家里的酒坊，54岁的股沧鑫总有说不完的话——当年，曾祖父勤俭持家，把家里的酒坊打理得风生水起。在沧州地界，提起“永庆和”“永顺和”股家的酒坊，几乎无人不知。最红火时，市区的6家酒坊，其中一半都是由股家人开办的。

到了股沧鑫这一辈，制酒的老手艺渐已远去。酒，早已伴随着产业化生产走进了寻常百姓家。而在他看来，这是对老一辈制酒手艺的最好传承。

运河水孕育沧州酒

不得不说，沧酒的发展，离不开运河。

沧酒的传说，可以追溯到北宋。据记载，北宋熙宁年间，沧州每年酒的税收在10万贯以上，为此而设的征税点多达23处。足以说明，沧州人对酒的喜爱。

从那以后，到明清时期，沧酒，从未离开过人们的视线。清代袁枚称沧酒清冽、绵柔；大文豪王士禛过沧州，专门讨教；南来北往的人专门停泊在沧州，买了酒，喝够了，再带走宴请好友。但有研究者认为“南绍兴，北沧酒”，久负盛名的沧酒其实是黄酒。

股沧鑫也不知道自己家的酒坊起源于何时，只知道他曾祖父那一辈就将酒坊建在了运河边上。这里取水方便，也是当年沧州城最繁华的地方，许多酒坊选址于此。

但他家酿的是白酒。“酒坊和酒铺是合在一起的，曾祖父时叫‘永顺和’，后来分家，祖父开了一家叫‘永庆和’。”股沧鑫说，当时买酒可以用钱买，也可以用粮食换。买酒，对于寻常百姓来说，

并不奢侈。

靠着一门酿酒的好手艺，股家的酒铺一直兴旺发达。老一辈用开酒坊挣来的钱在书铺街北头买下一座四合院，一溜12间房。前院卖酒，后院居住、酿酒。

一声“开酒了……”，引得人们排队争相去购买。酒香四溢，多少喜怒哀乐，都在酒杯转换间，一饮而尽。

在股沧鑫看来，自家的酒之所以广受喜爱，离不开运河的水。在他的记忆里，运河的水那么清冽、甘甜。

从酒坊到酒厂

运河边生长的人们，总是离不开武术这个话题。股沧鑫的祖父股泽霖，是商人，也是武者。

他拜师佟忠义，跟随其习练六合门派的武艺。尤其是双刀，舞得出神入化。

提起祖父，股沧鑫不禁心生敬意：“当年，在佟忠义的众多弟子中，爷爷的武艺也属于出类拔萃的，七八个人和他过招，都无法近身。因为爷爷刀法技艺精湛，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军的一位团长曾专门来拜访，拜师学艺。后来，便有了抗日队伍里‘大刀队’的传奇，令日军闻风丧胆。”

后来，股沧鑫家的酒坊规模越来越大，便将制酒的作坊迁到了当时的鼓楼附近，酒铺则仍在顺河街上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公私合营后，股家的酒铺也日渐式微。但老字号的招牌依然闪亮。

后来，沧州建白酒厂，特意聘请股泽霖为顾问，指导厂里的酿酒技术。股家的制酒工艺也从另一个角度得到传承。

胡同间寻觅往事

股沧鑫说，顺河街以东缸市街、书铺街等依次排开，穿插在街道中的是独具特色的胡同，冰窖胡同、仙人胡同、卜家胡同、魏家胡同等，听名字，就能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沧桑感。其中的冰窖胡同因卖冰而得名。

股家就曾有过一个冰窖。“我们家的冰窖是和佟忠义等几家人合伙干的，就在缸市街的北面，很有名。那时候，‘藏冰’是大运河上的一大风俗。数九寒天，运河结成一尺多厚的冰层。人们把冰打成一块块的，放在冰窖里储存起来，等到来年夏天，可自家享用，也可以拿出来卖。”他说。

股沧鑫的童年记忆里，有运河、有街巷，也有自家的酒铺。院落里堆着的大酒坛，是捉迷藏的最佳去处。

但即使再顽皮，股沧鑫也没出大格。在他印象中，祖父和祖母的家教很严，他们以言传身教影响着后辈们。

“当时，我们家算得上是大户人家，条件好，不缺钱。周围条件差一些的人家，爷爷和奶奶总是施以援助。也因此，爷爷在这一片的威



望极高，街坊四邻有什么事都来找他。”股沧鑫说着，还拿出了珍贵的“老物件”，那是上世纪50年代家存的票据，纸张泛黄，清晰地记录着股家卖酒收账、出货的记录，还有可以放在手掌心的小小账本。现在看来，十分珍贵。

如今，顺河街附近的繁荣不亚于当年。夜色中，霓虹闪烁如繁星，洒满运河两岸。灯火阑珊处，是道不尽的沧州记忆、运河往事。

端午时节说范公

庞树生

端午节，一个怀念屈原、赓续爱国情怀、弘扬爱国主义的节日。恰逢今年是范仲淹离世970年，二位圣贤都是于农历五月去世的，又都在洞庭湖留下过千古名篇，故思绪回溯，作文以纪念。

古有洞庭湖，今上岳阳楼。在这里，屈子写下：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越千年，范仲淹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一个出身高贵，以身殉国，端午纪念，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鼻祖；一个出身贫困，死而后已，孔庙从祀，成为现实主义大师。他们的求索精神和家国情怀为世代文人志士所推崇。

屈原抱石投江历来有各种传说，原因也多有争论。亡国之痛应该是主要原因，但与他出身高贵、卓尔不群、追求完美的个性，大约也有一定关系。他才华超凡，入仕甚早，又有政治远见和判断力，在事关楚国生死

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他都是判断正确的一方。可是他品性高洁，极度自尊，就像一只骄傲的孔雀，不懂得收敛锋芒，以“举世皆浊我独清”的高姿态行走在官场之中，被人诬陷排挤流放就成了必然。他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，多愁善感，悲天悯人。所以，当秦国攻破郢都的时候，他忠贞不渝的家国情怀，无法实现的“美政”理想，又找不到其他精神寄托。此时的他，正如范仲淹所说：去国怀乡，忧谗畏讥，满目萧然，感极而悲者矣。于是“宁葬鱼腹，不染尘埃”，投江沉沙便是这颗圣洁灵魂的唯一归宿了。

范仲淹一生三次沉浮，不坠青云之志，应该与他早年家贫、历尽坎坷不无关系。他一生只弹一首曲子《履霜曲》，人称范履霜。他的幼年与《履霜曲》的作者伯奇很相似，两岁丧父，母亲贫困无依，改嫁朱姓，所以

改名朱说。也就有了后来“划粥割菹”的成语和5年苦读不解衣的典故。

据说范文正公写《岳阳楼记》是没有到岳阳楼的，受滕子京之托，把想象中的岳阳楼写得气象万千，想象力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。伟大的诗人都是托物言志、借景抒情的高手。其实没有滕子京所托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句也会出现其他诗篇当中。范公借岳阳楼抒发报国壮志，也成就了岳阳楼名扬天下。

范仲淹的清廉忍穷、孤傲和寡言直进，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，其实与屈原是一脉相承的。在其作品中多有流露：“我爱古人节，皎皎明于霜”。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出身和成长经历的不同，造就了不同的性格和人生轨迹，也许在逆境方面范公的抗打击和情绪自修复能力更强些吧，在履职的每一个岗位都能有所为。“是进亦

忧，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？”足以说明范仲淹乐观豁达，已至“宠辱偕忘”的境界。元好问说得对：文正范公，在布衣为名士，在州县为能吏，在边境为名将，在朝廷为宗臣，其才其量其志，一身而备数器。他是真正实践了自己说的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。这种在任何岗位都可以发光发热、报效国家的精神，是我们当今社会更应追求推崇的。这与孔子给周易所写《象传》中所说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”，亦是异曲同工。

圣贤千年人传颂，精神不死家国兴。时空转换，对话先贤，感慨万千，遂赋诗一首：
洞庭红霞白鹭追，履霜一曲不己悲。端午酒醒沉沙港，高节屈于梦中回。

“美好家园”杯 发现最美“兵支书”

中共沧州市委组织部 沧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沧州日报社 联合主办

王东青：百姓信任不能辜负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主人公语：对老百姓，我不说空话、套话，只说真话、实话；我不做对百姓无益的事，只做对他们有利的事。百姓看得见，才会信任咱。



两块小白板，挂在王东青的办公桌旁，上面写满了当天的工作计划：修建村路、联系补充安装路灯、去低保户家看看……

57岁的王东青是吴桥县铁城镇老王庄村党支部书记。为了不遗漏工作，每天，他都会把要干的事一条一条地写下来。虽然诸事繁杂，他却依然充满活力，有句话常挂在嘴边：“部队给了我好体魄，这是让我可以为老王庄村的百姓更好服务。”

破败的房屋、泥泞的土路、村民隔三差五闹矛盾，这是王东青上任时的老王庄村；整洁的民居、平整的道路、村风文明和谐，如今的老王庄村是另一番光景。14年时间，王东青带领乡亲们闯出了一条发展新路。

“我是党员，就要服从组织的决定”

这是王东青连续4届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了。2021年换届选举，他又一次全票当选为老王庄村党支部书记。这一切，似曾相识。

1988年，从部队服役4年的王东青回乡干起了养殖，几年后，又承包了一家砖瓦厂。在他的精心打理下，几近荒废的砖瓦厂安装了新设备，几年间便扭亏为盈，解决了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。王东青也成为当时的创业典范。

可好景不长，2008年，县里要求砖瓦厂复耕。当时正是砖瓦厂生意红火的时候，如果关掉厂子，一年将损失几十万元。王东青的爱人和朋友都劝他要慎重做决定，可他却说：“我是一名退伍军人，也是一名党员，要服从组织的决定。不能光想着个人利益！”他第一个拆除砖厂实现复耕，在整个吴桥县树起了榜样。

这一切，被老王庄的老支书看在眼里。他找到王东青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干不动了，老王庄村需要你这么能干的人，回村来吧！”

面对老支书的重托，王东青没有拒绝。这一年，他全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。

村里财力紧张，王东青便积极筹措资金，先后为村里铺设了砖路、安装了路灯、改造了自来水、硬化了村道路、建起标准化的村卫生室、农家书屋……

在王东青的字典里，没有退缩和迷茫，有的是恪守宗旨、赤胆忠诚的军人情怀，有的是开拓创新、创业作为的精神追求。他知道，要想改变村民生活，非一朝一夕的事。

“只要能村里的事干好，我不怕得罪人”

王东青十分重视党建工作——每周一次班子学习交流、一次党员学习、每两周给党员群众讲一次党课……想方设法让领导班子和村民拧成一股绳。

“王书记人品好、也实干，脑子比别人转得快，办法也多。这些年，村里的变化太大了。”提起王东青，村民们总是赞不绝口，这也是全体村民的心声。农民对宅基地看得重，宅基地纠纷也一直是让村干部头疼的

事。

2008年6月，王东青刚上任不久，村里两户村民就因宅基地问题打了起来。一个轻伤，一个重伤。王东青没有急于调解，而是花钱买了东西去医院看望二人。多次看望后，不仅了解了症结所在，还获得了两家人的信任。在他的调解下，两家人握手言和，至今关系融洽。

随着人口的增长，多位村民提出了宅基地需求。那时的老王庄村，宅基地面积无法满足村民们的需求。王东青围着村子转了几圈，思前想后，脑子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——挖深沟取土垫浅沟，这样可以垫出来一大块平地，用作宅基地。

说干就干，几天的工夫就垫起了一大片平地，不仅宅基地问题解决了，深沟还能蓄水浇地、涵养生态，平地上面还建起了村“两室”，一举多得。

通过这几件事，王东青在村里的威信一下子就树立起来了。

“一个人富不算富，全村一起富才是真的富”

村子环境越来越好，王东青又开始操心起村民的“钱袋子”。

早在2014年，王东青就在村里投资创办了一家杂粮面厂，专门生产制作杂粮面。产品销往全国各地，解决了村里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。

2015年经过多次考察，王东青觉得谷子市场较稳定，收入可观，于是从张家口引进优质谷子品种，带领村民种植了100亩谷子。谷子长势喜人，眼看就到了收获的季节。可没想到，接连阴天导致谷子受灾，严重减产，品质下降。原来能卖到每公斤5.4元，现在只能卖到1.6元一公斤。

“不能让老百姓跟着遭殃。”王东青大手一挥，自掏腰包弥补了村民的损失。

老王庄村是个缺水的村庄，多年来，村里的饮水灌溉都是靠几口深机井。2021年，王东青听说县水利部门要在铁城镇建一座扬水站，但选址不是老王庄村。

“我们村地处沙河上游，如果扬水站建在这里，可以惠及20多个村。”就靠着一股子执着劲儿，他隔三差五地往县里跑，说动了相关部门的领导，还带着工作人员实地考察。最终，扬水站建在了老王庄村，惠及下游24个村。

很多人觉得，基层工作不好干，基层百姓不好交流。而在王东青看来，只要以心交心，和老百姓自然就好沟通，干实事、干好事，就能得到百姓的拥护。

眼下，王东青正琢磨着发展村集体经济，给村民们铺好路。在他看来，让村民自己给自己“打工”，大家的腰包才会越来越鼓。

“我年纪越来越大了，希望有一天，即使我退休了，村民们也能靠自己的劳动过上富裕日子。”王东青说。

美好家园河北环保有限公司
当兵保家卫国 退伍服务民生
各种保洁 园林绿化 社区管理
汽修保养 智慧物业 职业培训